



擬九日陶元亮招王江州采菊書 吳百朋

頃往廬山爲龐參軍要飲栗里始與之下相

共酌陶然忘歸知足下達人高致雖溷迹曩有長

揖風塵之意僕解官以來形影贈答塊然寡歡酸木

驅逼間行乞食煙火裁通便復閉門偶有名酒無日

不醉既酣之後染翰自娛遺落世緣聊以銷日性不

憇見貴人每遇車節避之如仇今亦罕有存顧者僕

嘗作詩有日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

載醪祛所惑倚立籬邊良久定是王江州刺史來泛

此忘憂用爲勸劇諸公鹿鹿如何比倫。今律中無射，勁風肅林，鳴鴻驚候，俗尚此月采茱萸房，插頭以辟惡氣而禦初寒。僕閒居愛重九之名，每年遇此輒多題諷。芳菊盈園，歡然相顧。又太清草木方言，九日采菊花，茯苓松脂食之可以不死。此可爲江州言俗人疑相姍笑耳。咄此良辰，持醪靡由，空負九華爲之悵。悵足下幸載清酒一石，款續昔遊，落筵可餐。褰裳就之，何如何如。潛白。

王丹麓曰：高懷曠致，神吻並傳。

西湖船會啓

聞啓

天下不乏名山川，顧登臨者或有車馬之勞，波之險，或可想而不可即，或可一宿而不可久居。若夫天生一巖壑，非遠非近，亦淺亦深，可暮可朝，隨生隨卧，煙波極目而無其險，行止任意而無其勞。經年探索而勝不窮，一日婆娑而趣已足者，其惟西湖乎。欲領西湖之妙，無過山居，而予尤不能忘情于舟。山居飲食寢處，常住不移，而舟則活。山居看山向背橫斜，一定不易，而舟則幻。山居剝啄應對，猶苦未免，而

舟則意東而東。意西而西。物色終有未便。又甚寂而安。舟之功德侈矣哉。昔馮開之先生獨謂西湖之妙在淺。既築室孤山。又買一舟佐之。白頭老宿。時時蕭然讀書其中。三十年來。風流頓盡。罕有繼者。予及二三兄弟。素懷此志。而書生無暇。兼亦無資。至今猶同說食。陸放翁云。一事尚須煩布策。幾時能具釣魚船。蓋實錄也。嚴子印持。向有糾會打船之議。事未果行。今予踉蹌北歸。造物予我以閑。亟思一舟爲之。事

躬之所。而銚鉢罄然。不能不重理前說。願期同志。十人各輸十千。共成一舟。請自隗始。其餘次第成就。十年以還。便可人主一舟。忽焉雲合。忽焉鳥散。

嘆于焉詠歌。望衡對宇之歡。賞文析義之樂。不在陸而在水。不在屋而在舟。豈非希有勝事哉。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船子高風。不可追已。陶峴三舟。一以自載。一載賓客。一載酒饌。徒豪舉耳。吾不取也。惟元真浮家。米顛書畫舫。廉夫春水宅。竊有志焉。故舟不必大。如少陵云。野航恰受兩三人。畧加開拓。可容五六不啻大矣。亦不必單。如白傅云。細篷青篾織魚鱗。畧參

眉公所謂朱欄碧幄。明櫺短帆。數事不啻華矣。尤不
必高。西湖之妙。妙于裏湖。正如美人之有寢幃。神仙
之有別館。窈窕。淡靚。殆不可名。譚子友夏。湖中復有
湖一章。真得趣之淡者。今船必著樓。遂令斷橋以北。
六橋以西。封以丸泥。恍同函谷。不復得路。杳如桃源。
此何理哉。放翁又云。船設低篷。學釣徒。卻嫌太低。但
使俯仰笑談。冠纓不礙。則亦不啻高矣。楊吧翁嘗有
打船說。制度詳明。可垂金石。獨歌妓。許上。差
差遠人情。今舟成之日。廣列科條。俾議禮之家。稍爲
綿蕞。除其苛法。約以三章。此誠伊人之典型。身居之
律令矣。抑予又念西湖勝蹟。十湮八。卽如柳浪花
港。諸景在販夫村媪口中者。亦駸駸不可辨。載矣。田
叔禾先生游覽一書。裁自先民。雅稱具體。但滄桑屢
變。楮墨日新。損益可知。剛定有待。蕭伯玉有手芟善
本。當遣索之。今更輕舟往來。細心研討。舵師漁父。文
獻足徵。斷簡殘碑。陽秋具在。漫成小史。以補闕文。務
使前賢翔述。頓還舊觀。西子風流。重開生面。斯西湖
不負此舟。此舟亦復不負西湖矣。諸同志倘亦爲我

躍然起舞乎。願與斯盟。其各書名于左。

衛永叔曰。謫仙詩有風流自簸蕩。詭浪偏相宜。子將落筆時。想當爾爾。

王丹麓曰。疎疎落落。自饒風致。

拉友觀鞦韆啓

支如璿

爰有燕姬。偶來吳里。笑言楚楚。止有妍體。態仙仙
動無遺韻。時維夏五。枝角秋千。候稍遠乎。親蠶時猶
類於罷織。博陵幃幃。新翻畫本。無際歌再賦。後庭看錦
柱之分行。俄玉繩之橫列。從者卻立。佳人來前。曼睇
揚裾。顧座客而匿粲。含羞撚帶。指架索而微顰。垂手
若思。憐倦翼之未舉。緣組倏上。訝驚鴻之忽翔。鬢灑
欲噴。簪斜待捧。時偷閒而攬髮。亦聳笑以扶釵。臉際
斷紅。共指芙蓉架。上橫波小暈。卻疑新月雲端。霧縠

飄香風來花裏冰肌灑汗露濕柳枝索上相逢款款
穿林蝴蝶竿頭進步傚傚點水蜻蜓玉笋斜鈎蓮瓣
隨風迎柳浪纖腰傾倚燕子低飛掠杏花恍惚靡從
觀者時怖香魂欲墮彘猶審視舞者尚作秋葯迴旋
詎是赤繩何纏綿而如繫豈伊紅線乃閃忽而若仙
所謂照綠池而嬌多步晴天而影細庶幾動也無害
安在勞而有妨不減舞輪願言夙駕敢云魯幕謾擬
秦帷觀必勝乎淮南笑應得之安石公所未見務盡
嘉父之奇必有可觀勿削寬饒之牘

衛永叔曰此事屬辭筆無停趣貌有餘妍

王丹麓曰曲盡形容幾於美人如之隔雲端矣

謝賚古鏡熏籠啓

宋存標

繡囊開影。霜月晨飛。玉帳焚膏。春寒未歇。奩中勝賞。
幄裏清懽。雲破蟾蜍。窻來白鳳。煙侵翡翠。竹暈紅潮。
淬以清泉。卽有星辰之狀。燃之奇木。非無龍鳳之形。
彈冠自譽其麗姿。入夢猶憐其香氣。夜埋石鏡。徒傷
掩月之懷。朝拂山爐。彌愧非煙之質。

王丹麓曰。居然徐庾一流。

約友九日登高啓

宋 琬

江涵秋影。白雁書天。菊放踈籬。黃花匝地。屆授衣之
令序。易起羈愁。感落帽之佳辰。雅宜勝賞。登高望遠。
有林處士之孤山。擊汰揚舲。尋白香山之古埭。煙寒
橘柚。交加水面樓臺。鬢插茱萸。快聚天涯兄弟。臺空
戲馬。重吟宣遠之詩。日送歸鴻。共撫嵇康之操。歌成
白苧。無勞急管繁絃。酒醉烏程。試看長林落葉。願攜
襪被。信宿山阿。

王丹麓曰。蘭亭西園高置一席。豈非風雅總持。

請同官看海棠啓

宋 琬

旭日載陽。名花初爛。亭亭絳雪。疑傳小國之香。奕奕
朱霞。似對荆南之剗。雲衣玉魄。恍姑射之臨風。露鬢
煙鬟。赴高唐而未雨。鴻驚別浦。忽逢洛女之遊。殿號
披香。嬌倚玉環之寢。矧綠蘋之交映。恰黃鳥之初來。
敬載雙柑。祇迎五兩。剗猶如此。寧同楊柳之圍。我見
猶憐。欲以梅花作聘。伊春光之將暮。餞以金罍。縱夜
漏之頻催。還燒銀燭。傾城難再。信知蛺蝶情多。錦幄
幾重。莫待官鶯。啣去。願聞觴政。祈命倌人。

徐野君曰。莫恨海棠無香。香在先生行間字裏。
王丹麓曰。輕盈瀟灑。便覺風韻撩人。

女媧非女主辨

朱一是

伏羲之後。有女媧氏。世紀曰。女皇。風俗通曰。伏羲女弟。然則女媧其女。而君天下者歟。夫男女之分。陰陽之義也。陰不可加陽。故女不可加男。書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以女子而主家政。卽爲家之不祥。况儼然爲君以主天下。則于名爲不順。于理爲反常。綱紀何以正。號令何以行。百官萬民。何以俛首承其下。豈非亂世大不道之事乎。故三代以後。如漢呂后。魏胡太后。唐武后。皆亡國篡弒之孽。卽下此而垂簾聽政。如

齊君王后宋高曹向以外亦不能無弊。雖中主而稍有社稷子孫之慮者必以此爲戒。則女主之不宜有明矣。乃後世不宜有而謂上古有之。中主以爲戒而謂伏羲之聖主開之。是豈可信也哉。然則曷爲有女媧也。古人之諡其君者每以其君所行之事記其功德而實之。如有巢燧人神農之類皆是也。或者女媧之治天下。創制立法有益于女民不敢忘而以是稱之。歟。且上古文字大抵通用而不煩。之卽爲汝也。猶無之卽爲母也。女者姓也。左傳有女艾女父母者亦姓也。後世有茲母氏巨母氏母將氏母終氏母丘氏母車氏使女媧而爲女主則凡姓之與母者皆婦人歟。豈唯姓也。名亦有之。韓姬弒其君悼公姬似女也。戰國有馮婦徐夫人婦與夫人亦似女也。三國有暨艷艷亦似女也。未聞數人之爲女則亦何疑乎。女媧之非女主哉。世又傳女媧氏補天。夫天豈其可補者。嘗考女媧氏都于晉。晉之士俗每于元夕煉五色石于冶。其光上屬天爲不夜。謂之補天。亦日通昏夜之變。補天之所不及耳。然則女媧之稱或亦補天之

類其始誠有故而後乃傳訛也。

王丹麓曰。烹煉成文。使人釋疑生信。是大有功於史傳者。

十亂婦人非邑姜辨

馬之驢

亂臣十人有婦人焉。註曰邑姜。蓋臆也。近有著識小編者。謂婦當作殷。殷人者。膠鬲也。按殷亡鬲遜。實未臣周。此不足辨。而婦之必非邑姜。則不可不辨也。予有亂臣十人。武王行間誓師之言。此十人必盡在左右。豈可以閨中之婦。袞譽于虎貔熊羆之列。其何以服衆心乎。且武王數受之罪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夫商以婦滅。而周乃以婦興乎。卽邑姜雖賢。不過如太姒之克勤克儉。克逮克容。如葛覃卷耳。樛木蠡

斯諸詩盡之矣。豈參闕外之謀。或躬擐甲胄於疆場。鋒鏑之間也。成王大誥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迺知上帝命。夫婦人。曷知上帝命。且成王亦曷敢斥言其母。直與諸臣伍耶。此其大證明據也。學者讀書明理。所不知者。何妨闕焉。獻子五友而忘其三。孟子大賢也。

喬文衣曰。篇中凡五駁。俱令人置辨不得。

王丹麓曰。理勝於辭。宜其矜貴。

名士說

朱荃宰

所謂名士者。非姓名流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蓋有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夫伯夷叔齊之與齊景公也。一則民到于今稱之。一則民無得而稱焉。然天下萬世亦莫不知有齊景公者。豈可謂伯夷叔齊名士。而齊景公亦名士乎。司馬君實之賢也。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豈非天下之重名哉。然同時公卿大臣。其勢力之盛。亦能使兒童走卒皆知其名。豈可謂皆天下之重名乎。博學能文章者。或幾與名士

齊名而不名名士庸惡詩文偶然流傳人間者不可謂不朽之業推此以類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而名名士者甚鮮也彼徒以科第仕宦爲成名以交遊徧海內冠蓋車馬充其門者爲名士何也吾獨有感千古之名名士者袁侍中謂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袁粲每經傳昭戶嘆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夫名下豈有閒人而曰門庭蕭寂曰寂若無聲無乃不知名者也則古之名名士非若今之名名士邪王孝伯言名士不必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夫痛飲酒何關于名而常得無事又無乃不知名者也且人知飲酒讀騷之名名士而不知常得無事之名名士甚矣其不達于孝伯之旨之輕重也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夫名下應接勢必終日妄語而何以謂終日妄語非名士也王濟輕其癡叔湛所食方丈不以及湛湛取菜蔬對食晚與談易始知之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夫三十年不能使從子知而何

以驟名名士也。崔瞻在御史臺，獨食備盡珍羞，有御史姓裴者，伺瞻食造之，瞻不與交言，亦不命七箸。明日裴自移七箸就食，瞻謂裴曰：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鶩炙，豈謂是耶？君定名士，此何以名名士？吾以爲客自攜七箸就主人食者名士，而主人不命七箸亦名士也。御史自攜七箸就御史食者名士，而癡叔取菜蔬對從子方丈食者亦名士也。其傲然不屑一也。由此觀之，所謂名士者必非姓名流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然則士有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亦可謂名士乎？曰：不可。吾嘗覽故太史陶氏所撰題名記，推夫子聞達之旨以論士，曰：達者爲士，聞者非士。聞猶非士，况泯焉無聞者哉？吾嘗太息以爲名言。今不特在家在邦之聞，乃至于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且不名名士，而况于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哉？且今人謂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與草木同腐，吾嘗笑之。夫草之萋萋木之欣欣，令人欣賞悅玩無已，彼五十無聞者必不如草之萋萋也。沒世不稱者必不如木之欣欣也。此草木之不如，而謂與草木同腐則不可。彼其中豈

有名士乎。然而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或能使人人皆知其名。未有名士而不名者也。故一鄉一國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一鄉一國之名士。必有一鄉一國之令名。天下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天下之名士。必有天下絕盛之名。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萬世之名士。必有萬世無窮之名。蓋姓名流傳。至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者。僅知其姓名而已。初非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也。惟名士必有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苟非有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不名名士。而所以名名士。又非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之謂也。何以故名士之名。非名譽之名也。名卽是實。不與實對。苟有其實。斯曰名士。猶曰名教。名理。名言。云爾。炳若日月之謂名教。通乎神明之謂名理。至當不易之謂名言。超然不凡之謂名士。

王丹麓曰。高峰入雲。清流見底。

○○ 補柳下惠三黜說

李 清

昔魯之將季，三家擅命，然以士師為爪牙吏，非其親，
 暱不授，是職授者可奴隸使也。每三家片紙到，則沐
 手擎頂，一若奉尺一之君，令於上而曰：臣敢不奉詔。
 者。於是一時士師皆有有肉無骨之誚。適孔子攝行
 相事，乃特舉柳下惠為士師，其初視事也，即首勝二
 語于門曰：舍狐狸，問豺狼。或曰：此專為三家發也。於
 是三家諸黨羽，皆悚息不敢正步，曰：畏柳士師且一
 時桀黠小民，又微窺士師風旨而專持權門短長，以

鋒起公庭。三家怒矣。忽一日召同黨謀之。野曰。柳下惠爲我害。奈何。有彈者。吾予之金。時公伯寮脅肩諂笑。欣然以彈文獻。問指何爲詞。則指袒裼裸裎爲詞。謂士師所以整法也。官森肅而偶放誕。是教侮也。請黜之。便魯君猶豫。三家執奏。於是惠一黜。則有爲辨者曰。夫和以居鄉。肅以居官。何害。三家曰。一黜而懼。未可知也。姑復之。然惠執法如故。無幾何。三家復集。同類謀之。朝曰。柳下惠仍爲吾害。奈何。有彈者。吾進之官。時叔孫武叔願指氣使。躍然以彈文進。問執何爲詞。則執伊弟盜跖爲詞。謂士師所以戢盜也。弟干禁。而兄持權。是翼惡也。請黜之。便魯君狐疑。三家固爭於。是惠二黜。則又有爲辨者曰。夫兄兄弟弟。罪不相及。何害。三家曰。再黜而悔。未可知也。姑復之。然惠執法又如故。時三家愠焉。謂柳下惠終爲吾害。夫坐以袒裼裸裎。薄愆耳。牽以盜跖嫁禍耳。莫若誣以曖昧。重罪使自辨。與代辨俱窮者。何計處。此時家臣陽虎鼓掌獻計曰。請以坐懷一事爲罪。今約舉其彈文。則有云。夫士師將以禁淫也。乃以暮夜往投之女。不

閉戶而坐懷無乃淫亦莫須有乎聞是女先已許夫
自坐懷事發其夫遂棄不取請永黜之便斯時也三
家以重怨積怒持說甚堅而蔽賢媚惡之臧文仲輩
復從旁證成于是魯君黽勉下令曰柳下惠淫夫也
其永不復用噫此一事也其說暮夜其人女子卽自
辨代辨俱以事屬曖昧終難置喙則柳下惠之三黜
將禁錮終身矣或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
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丹麓曰聖手寫生無不逼肖當令虎頭妬殺

鬪雞說

徐增

天地之間飛潛動植物以萬計就其萬類之中有其
強弱就其一類之中亦各有其強弱惟強弱判而爭
心起有角者逞其角之鋒有牙者仗其牙之利有喙
者恣其喙之銳有爪者肆其爪之猛故虎豹怒而百
獸恐鷹隼決而于鳥悲雖然此無足怪也更有一類
而爭者一類也而何以爭無他貪起于心毒流其類
也嗟乎世之不古非獨人也物亦有之物之剛猛強
梁者不必論矣若雞古所稱有德者也爭豈所望哉

且雞家畜也。棲於埽下。餒以殘食。奮翮不扇於雲霄。性命不保于旦夕。使其挾雌呼羣。徘徊于草徑花蹊。此亦物類之至適也。夫何見其所生而爭端兆焉。間有好事童子。挑之。乃側目而視。翹足而立。振羽以示威。高鳴以示勇。或主人賓客在堂。或奴僕役使在外。不及分解。乃盡其伎倆焉。當其勝負既分。負者藏蹤匿影。勝者必欲得之。踞其背。批其羽。碎其冠。斷其領。以爲快。嗚呼。物何讐乎。世之不公。非獨人也。物亦有之。上古之世。渾渾悶悶。物各安其類。至後世。貨色之念熾。兵革之事形。人有機心。物懷異志。人流毒于人物。物流毒于物。無不爭之。宇宙矣。故翹然獨立。有不屑之志。雞不如鶴。高飛遠舉。非弋者所慕。雞不如鴻。至如鴉之。不仁。饜其母肉。則雞不又矯矯稱有德者哉。衛永叔曰。事不激不成。爭端每因好事者挑釁。雖雞稱德禽。亦所不免。况鷙忍成性之人乎。故是有感之言。

王丹麓曰。通體寓言。成真實義。

舟說

詹鍾玉

杙不安也
出秦誓

始予將有事閩越。問渡浦城。買一舴艋。其制方上銳下。坐卧其上。恒杙杙音製而不安。板薄纔如紙。水石之大。小皆可。舟中捫摸而得。操舟者日行灘瀨間。巨石森立。矛戟外向。舟觸石罅而出。相去累黍。輒成齏粉。水勢迅利。剽悍。晝夜聲如雷鼓。人語不聞。兩黃頭郎。意甚閒暇。前者以招。後者以柁。指東則側西。向左則掉右。不言而喻。得之心而應之手。循水石之曲折。瞬息百里。如泛安流。吾行江湖多矣。未嘗見舟脆薄不足。

說

任若此而舟人子沉驚健捷如是者也豈非人待命於物者難為力而物聽命於人者易為功乎嗚呼任得其人雖以菲材凌絕險必有攸濟况乎具恢弘之器而游蕩平正直之途誠有其人即何虞於傾覆哉

田髯淵曰尺水生波自成紆折 逼似子厚

王丹麓曰借舟為喻醒人處若濤立山奔

○ 乞者說

尤 侗

長安大道有乞者焉蒙袂輯屨若哭若呼既醉既飽其歌嗚嗚行者曰鄙哉乞何先號咷而後笑也乞者睨而應曰噫嘻啼饑號寒人之情也式飲式食式歌且舞古之志也子何怪焉且子鄙我乞天下皆乞也我之乞異乎人之乞我之所乞簞食豆羹人之所以乞白璧黃金我乞之所通衢曠野人乞之所玉堂金馬我乞之時白日堂堂人乞之時昏夜皇皇我乞之時箕踞坦腹人乞之時蛇行匍匐我乞之後高卧而已

文津 卷下 第... 霞華堂
人乞之後。咤叱自喜。由此觀之。人乞乎。我乞乎。子以爲齊門鼓瑟。何如吳市吹簫。豫讓吞炭。何如子瑕啖桃。五柳叩門。何如五斗折腰。子徒嗤我之先號咷而後笑。吾竊悲世人之先笑後號咷也。行者曰。夫夫也。殆隱於乞者。與追而謝之。弗顧而去。

施愚山曰。比齊人章刻毒更甚。輦上貴人。得母面熱。

王丹麓曰。似添頰上三毛。卻下通身一汗。

夢愚堂銘

施閏章

施子返自粵西。旣脫險難。載懼憂感。除服北征。驚魂甫集。一夕宿于青州之官舍。庭月皎然。酒酣就睡。若有見焉。頎然而長。黝然而黑。長袖青衣。袒胸跣足。持半刺署愚山道人四字。予詫問曰。子何爲者。將古之愚公耶。其柳愚溪之苗裔耶。將山鬼木客之無名者耶。抑遊方之外。不通姓名。倨見士大夫者耶。其人不對。投刺而去。覺而視之。空庭無人。月在高榭。時乙未三月之望日也。至京師。以告侍讀學士方先生。答曰。

文淵閣
卷下
雷學堂
嘻。殆子之前身也。因呼予曰愚山子。其明年拜命督山東學。抵青州。駐節于斯。開帙視郡志。地故有愚公谷。乃失笑曰。向所夢者。其斯人耶。豈以予負才矜異。嘒嘒然自鳴于人。非自全之道。而以愚告耶。夫舉世巧宦。遇之以愚。則無失足人情。刻深與之以愚。則無戒心。惟口與戎。守之以愚。則沉默而不爭。位高則危。名盛則毀。居之以愚。則淡泊而無損。至于幽憂之傷人。思慮之耗精。雕蟲之漓大道。抑之以愚。則頽焉浩焉。而得所歸。愚之義大矣哉。予惟懼予之不克終。愚也。乃顏之曰夢愚堂。銘曰。
愚爲陋名。哲人用恥。人之所惡。天之所喜。夢耶覺耶。神或予啓。含醇抱朴。以沒餘齒。

王丹麓曰。與柳子愚溪相爲對望。而峭拔過之。

五簋銘

范光文

聞之借酒合歡。非闔以靡。力所易給。情可恒從。使必
 務盡宰烹。反褻客為飲。食儔可乎哉。無論志不及儀。
 多亦致棄。卽鳴鐘食鼎。會有其時。盈丈行車。人別有
 在。究看曲罷下場。不過濡首果腹而已。殊未勝子曷
 敢效彼二簋可用。享何易。儉名曰慳。萬錢無下箸。因
 揆謚義曰繆。告我同盟。咸報以可。爰定五品。系之銘
 言。銘曰。
 福不可極。留有餘味。不可竭。存清虛。日恭必儉。藥我

文津 卷丁 霞舉堂
癡肥。福五云備。味五云齊。簪屢盍以恒聚。缶盈孚而
卽腴。飲斯食斯。斯司馬氏之廬也。或能希陋巷之儒
歟。

王丹麓曰。人能惜福。文能惜墨。是真儒者之言。

黑白豆銘

孫昌齡

前輩治思。坐置兩器。每起善念。則投白豆。惡
念。則投黑豆。初白少黑多。後黑少白多。最後
白亦無矣。予未能思治。姑從事始。晝所爲事。
夜必敬書。燒燭澄觀。是白是黑。孰少孰多。亦
楮豆也。因命名黑白豆。繫之以銘。

我思古人。精心自治。念動希夷。取豆投器。善惡甫分。
黑白斯異。黑盡白純。粹然誠意。我亦有心。蕪穢自棄。
古人何人。而不可企。欲嚴厥心。先嚴厥事。晝之所爲。

夜必敬識。善乎惡乎。自指自視。善則伏。惡則舉。鷲。久之帙成。生平歷歷。爰命厥名。黑白豆記。勿謂無知。自不欺自。尚慎旃哉。天監不啻。

魏石生曰。大儒克治。類皆如此。後學豈不畏。

王丹麓曰。語語真切。可該視聽言動四箴。

筆冢銘

有序

尤侗

智永有舊筆頭數石。瘞之。號退筆冢。惜無文。以傳。予補銘焉。當令禿翁點頭。莫怪老僧饒舌。

嗚呼。有秦中書。封於管城。二十一史。歷著勲名。渙號。彤廷。馳檄沙漠。泥玉名山。含香秘閣。三花迭耀。五色。齊芳。象齒簪盍。鼠鬚戟張。直哉如矢。大哉如椽。以衣。以食。畊此研田。身隱焉。文功成者。去難進易。退得新。棄故。猗彼湘管。金玉其相。珊瑚作架。翡翠爲牀。昔日。

青鏤于今。黃土寂寞。兔園凋零。狐柱香薰。自燒膏火。自煎不挫。其銳遂天。天年是墨磨人。非人磨墨。千秋作者。有如此筆。

朱石年曰。蔡邕傳元有筆賦。李尤王隱有筆銘。成

公綏亦有棄故筆賦。斯篇出。諸公皆閣筆矣。

王丹麓曰。藏鋒歛鏑。愈覺奔放。

陶淵明贊

趙皇梅

嗚呼陶公。伊何人哉。以爲隱耶。而一縮彭澤之銅墨。以爲仕耶。而終老潯陽之澤國。以爲禪耶。而不入廬山。緇叟之社。以爲元耶。而不挂漆園仙吏之縲。蓋天之逸民。聖之清節。故以魁壘奇特之才。而寄之乎批抹風月。以湮鬱偈仄之襟。而寓之乎耽嗜麴蘖。此千秋弔古之士。往往與報韓之司徒。佐蜀之武侯。同稱爲振古之忠烈。

魏石生曰。卓識定論。

王丹麓曰。筆極蒼老。論亦當其爲人。應使靖節首肯。

自題小影贊

有序

柳葵

予性耽寧靜。而不獲卜築煙霞。間讀仲長統樂志論。唐子西山居說。輒恍然心目。如親歷其境焉。今歲謝子文侯爲寫小影。戴以竹籜之冠。被以薜荔之裳。繫以芝蘭之佩。拄杖水濱。與漁父相問答。桃花含露。若欲笑而風迎。尺幅之中。煙波無際。遠處復疊一山。僅見毫末。令人生縹緲峰頭想。昔人繪水繪聲。繪月繪明。而此直繪貌繪情矣。爰擲管而爲贊曰。爾欲爲公耶。而頭不尖。如古彌爾欲爲相耶。而顏不

熟未許先嘗。池藕夏鮮。須防竊取。有時載酒。移舟花
嶼之旁。無事應門。絞索豆棚之下。客來收刺。賓去閉
門。毋酬酒。踏破蒼苔。毋折花。私遺婦孺。主人冠蔽。收
竹籜而更爲古佛香殘。擣楓膏而續進松林枕簟。惟
典所移。竹塢棋枰。不呼而具。几案恒令拂拭。書卷莫
不整齊。烏旣忘機。聽向厨間索食。鹿宜置柴。不從沼
上銜花。能事畢矣。豈不然乎。汝力能幹理。當依童約
之條。否則告辭。無落先生之事。

王丹麓曰。若逢解事之奴。必然愛博與。而不去。

率社約

沈宗壇

社以率名。人無客氣。溪流迴溯。晨昏相照。一燈農圃。
歸休。仕隱何分。三徑矧兵燹。四三番之後。皆婆娑半
百外之人。共此餘年。風雨暑寒。都不出有何長物。雞
猪魚蒜。任皆嘗。聊赴醉鄉。追尋樂國。誰家釀熟。願爲
不速之賓。一日花開。卽是舍卒之主。况乎形骸畧矣。
脫巾露頂。可來。縱使臺榭荒然。綠水青山無恙。二簋
可用。享敢日先施之。未能十人以次行。庶幾於答是
何有。

王丹麓曰。周規折矩。玉潤珠圓。

西陵十子詩評

毛先舒

歲庚寅。與柴虎臣有西陵十子詩選之役。予嘗爲評
辭云。陸景宣如濯龍甲第。宛洛康馗。流水游龍。軒蓋
聯映。柴虎臣如連雲夏屋。亡論棟榱。卽構櫨支撐。都
無細榦。吳錦雯如淺艸平原。朔兒試馬。展巧作劇。便
有馳突塞垣之氣。陳際叔如孟公入座。駟邁絕倫。孫
宇台如春江雪消。波路壯濶。張祖望如酈生謁軍門。
外取唐突見奇。而中具簡練。沈去矜如秦川佚女。巧
弄機梭。心手旣調。花鳥欲活。聆其啞軋之聲。皆中矩

度。虎臣評予辭云。如伶倫調管。氣至音成。比竹之能。而欲近天籟。予謂丁飛濤如黼帳初褰。銀箏未闋。月光通曙。與燈競輝。虞景明如叢篁解苞。新蓮含粉。攬其色澤香味之妙。都不在馨艷。

王丹麓曰。欽崎歷落。直與弇州爭衡。

北門四子詩評

毛允舒

古有二王。亦有二陸。今北門外十里耳。乃兼有之。四子合刻詩選一帙。予讀之。因爲評曰。王仲昭如彩鷁迎風。流麗俊快。王丹麓如秋對碧丹。雖錦排繡列中。有蕭森澹冽之氣。陸蓋思如駿馬注坡。銜轡在手。我不憂蹶而足。使旁觀者驚。陸升巒如巧婦爲夫製新衣。不但光炫。卽寬窄合宜。意中自有獨知之妙。或謂仲昭五七言律。宛轉滌澗。歌嘆競發。七絕每多神來。更饒逸致。丹麓古詩獨見老辣。蓋思諸詩。如古洞嘘

風大聲而呼。亦時雜颼颼之響。細聽者當得之。升黷遺糟取醇。滋味酣恣。子細玩諸子之作。乃更嘆斯語。噫。子之不能盡四子如此。

王丹麓曰。故作兩層敘。搖曳生姿。

弔髑髏文

吳百朋

九月既望。僚慄凜秋。吳子取道玉山。沙溪停舟。白骨纍纍。脛髀紛糾。齒齶猶齧。塊焉髑髏。不覺嘆人生之石火。感身世之蜉蝣。大塊誠勞生之宰。夜臺迺同盡之丘。平子曾爲悲悼。呂安于此牢愁。僕不揣固陋。亦爲文以弔之。曰。嗚呼。悲哉。子何族之民。何鄉之士。衣冠糜爛。筋肋骹骹。蔓草縈骸。砂礫薦躋。肉飽鳶烏。髓攢螻螻。以履蹴之。口尚能哆。嗚呼。我悲世人。擾擾紅塵。羨彭鏗之遐算。慕李耳之千春。于是貪秋黃之蘇。

被委
駭訊音

發蒲萄之醞。味調易牙之和。方備虞棕之吝。飛鱗巢
龜。恣其騰臞。山鷄斥鷃。落于霜刃。豈知步兵之嗜。雖
蒙伯倫之錘。終殉亦有劉家碧玉。羅氏紅兒。揮素琴
以寫怨。對明月而相思。漢武切傾城之望。季倫有墜
樓之悲。一旦香埋泉壤。玉碎荒蕪。空說狼山之塚。莫
辨馬嵬之屍。若乃玳瑁爲梁。珊瑚作珉。旣擅鄧氏之
錢。亦擁郭家之穴。火浣之布如灰。鶴氅之裘若雪。富
貴何常。鬼伯爲孽。引珠玉以被體。抱駭雞。承訣。又
或勇高慶忌。義過田光。沈文季之罵坐。張敬兒之拍
張皮面。決眼。剗臂。裂腸。望易水而魂斷。指垓下以彷徨。
嗟歲月之易流。傷形骸之難久。方矜昨日之少年。
俄駭今朝之老醜。或驚勢焰以捐軀。或耽功名而殞
首。此陸機所由嘆。華亭之鶴。李斯爰自泣。上蔡之狗。
也。嗚呼。鬪馮有知。試聞僕言。忠臣泣血。烈士含冤。一
棺戢身。萬事休論。何獨汝骨零落荒村。以天爲蓋。以
地爲藩。雷電鼓扇。日月轉輪。棄足東震。委腹西坤。道
遙浩劫。俯仰崑崙。崙禁彼巫咸。勿招爾魂。

王丹麓曰。摹寫淒涼。終歸曠達。文之幽艷。罕有其

儔。

○ 祭畫上美人文

王 暉

辛卯八月於道左遇蒼髯叟持美人圖一幅
求售往來無有識者予命童子以百錢易之
挂於寢室見其淡粧雅度嫣然媚人正不知
誰氏女也自昔至今十有四年一夕大風裂
斷墜燈焰上火烘烘然起予大驚急撲之美
人已滅形矣悲夫珠沉玉碎粉褪香銷從古
紅顏薄命亦祇作如是觀耳爰供清酒一卮
梨花數朶爲文以祭之曰

嗚呼美人竟不能久侍予耶嗚呼予竟不得長有此美人耶憶自辛卯初得美人予方十有六歲朝夕相對恨見之晚每當明月乍來清風颯至美人便輕盈欲動就之輒止予惟愧不能如喚真真者竟四十九日夜遂落美人于紙上也迄明年娶陸氏不數年而卒巳亥繼娶鄒氏美人前後處之無間言性最喜讀書見予闔戶高吟則若頰首聽予嘗讀至丙夜倦惟恐卧起視美人神致珊珊固自若也予往來多名士酒至半酣間令與美人相見美人善迎予意亦不故避匿但可望不可卽諸名士惟有諷羣玉山頭瑤臺月下之句已耳與予處有年喜怒絕不形于色予雖狂呼不厭其頻語不覺其絮美人終不應久之予乃恍然悟曰太上忘情美人殆進我以道也故予之愛美人實不減美人之愛予予顧謂鄒氏曰汝弱而善病又非壽徵度可白頭相守者止此美人乎第不知予死後美人歸何所耳鄒笑曰有是哉子之癡也如是其念之深也不如殉以同歸之爲愈也予亦笑應曰唯唯孰意鬱攸爲灾香魂火葬舉目凝睇往事徒

傷。嗚。呼。美。人。竟。先。我。而。逝。矣。真。耶。夢。耶。其。化。而。爲。暮
雨。耶。爲。朝。雲。耶。豈。來。自。藐。姑。射。偶。爲。人。畫。今。一。旦。緣
盡。終。歸。之。天。上。耶。抑。豈。以。予。沾。沾。有。後。日。之。慮。乃。如
綠。珠。先。効。死。於。季。倫。耶。嗚。呼。美。人。亡。矣。不。可。得。而。見
矣。寥寥。天。壤。欲。求。一。似。美。人。者。不。可。得。矣。借。曰。有。之。
不。失。身。于。村。夫。俗。客。卽。淪。落。于。深。院。長。門。欲。如。王。子
於。美。人。者。又。何。可。得。也。嗟。嗟。言。未。竟。而。心。已。酸。酒。欲
傾。而。淚。兼。滴。矣。幽。明。路。隔。誠。悃。可。通。美。人。有。知。盡。此
一。酌。

林鐵厓曰吹氣欲靈喚聲如答文字從情根中種
出。千。古。不。磨。

張廣平日一片閒情參透色空諸相其謂鄒氏一
段以逆取勢藏議論於凄艷之中此古文絕妙
波瀾也。

修微道人生誌

許 豸

道人居無住著。常輕舟載書畫。往來五湖間。居西泠者。其偶也。客有言匡廬奇秀甲天下。道人遽命駕往。自冬徂夏。盡三楚三岳而歸。自言月下從開先寺。看青玉峽道。遇虎不怖。至棲賢橋。題字金井上。白雲卷之。飛已叅清大師。受無生法。傷樂天草堂圯。解衣倡葺。爲設誓竹林伽藍而去。采芝天柱峰頭。三觀日出。五龍一花。披膚見髓。尋入朱陵。謁魏華存。聽北寒玉女彈九氣璈。受八素訣。蓋飄飄然仙也。道人常築室。

思以文杏為梁。雲母為幄。規連珠對。矩洩瑤泉。然後
 取瓊笈萬卷。薰以龍腦。襲以法錦。碧玳截硯。琉璃貯
 匣。視中銀水滴。則成押。又欲製一船。合元真子。舴艋
 皮襲美。五泄陶峴。孟雲卿三舟為式。布帆桂檝。浮沉
 煙外。猝遇傖父。卽迴橈避之。然蹤迹猶未離人間世
 也。曰。使我仰擲雲輪。手携霄轡。守胎靈而思錄氣。逐
 毛女而追飛猿。不若指波化醪。逢巒剪翠。伐木許許。
 鳥鳴嚶嚶。樂哉丹丘。亦在尋常交往間耳。道人風敦
 然諾。急人之困。揮數千金。無所吝惜。最好金石彝鼎。
 盤匱。甌鬲。硃凸斑剝。珪璧斷繡。間亦隨手乞人。不復

留意。性至孝。不沐浴。不奉母殮。幼失父。不知葬處。涕
 泣。皈命長齋。繡佛刺血書諸品經。皆以父故。飯千僧
 于維揚。作水陸大會。卒感異夢。薤而得骨。人人以為
 孝感。道人生平如此。世之知道人者。淺者以其詩。深
 者以其俠。而不知其有鴻黃窈窕之學。絕類離羣之
 行。或曰。道人固文弱女子也。安能卓絕若是。噫。使道
 人不女子者。無其詩。無其俠。無其卓絕之高行矣。一
 片巾幗。世界反髻。視此異人哉。道人築生壙六橋之

間意不欲與蘇家松柏近。予笑曰：安之。北武穆、南忠肅，其近之也。亦既久矣。乃敘述爲誌，而系以銘。銘曰：錦繖俗，青塚枯。五陵豪，皆屠沽。三生石，亦樵蘇。闔虎豹，役鷗鳧。劍氣中，玉煙多。誰可比，天爲徒。趙臺卿，司空圖。彼女子，此丈夫。

徐野君曰：如此文章，焚香而讀，殆無厭意。

王丹麓曰：風流豪俠，道人兩有之。而又以慧業表其逸致，非此文不能曲曲寫出。文重人耶。抑人

重文耶。

郭老僕墓誌銘

侯乃域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尚，十八歲事予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嗇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

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壽可耄耄。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携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鼯鼯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間也。積二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構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入耶。老僕前日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尚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濫。託諸緹校。訶察在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日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

得終始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嚙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細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

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尚則有士大夫卒，無。

賈靜子曰：通篇淋漓寫生，從來誌銘中第一。

王丹麓曰：蒼古天成，絕妙逸史。

王婦陸氏墓誌銘

顧若璞

予少失所天。疊嬰多難。念非載籍極博。無以爲後事師。于是坐起手一編。雖米鹽凌雜。筐筐旁午。不少間。豈欲工鞞悅哉。亦聊以自鏡云。今老矣。又以哀女孫而傷。目惛然不辨字畫。衡從日冥。坐習禪觀。一切世智語言文字。皆度置。時有感會。不廢悲歌。厘口授諸孫屬草稿。畧不一省視矣。忽兒子以書幣陳。曰。此王子丹麓爲其亡婦乞墓中之銘。以不朽地下者也。予日而不知。而母研田久荒乎。且世之壺則稍稍淪矣。

炫華競侈。擗辭角藝。幾忘身之在閨中也。者記有之。內言不出於閨。而以是請。何居。兒跪而前曰。王婦。陸女也。陸自先少。叅以來。世世有通門之好。且王子同里。閉與孫敬修。蒞盤敦。誠臭味也。伯氏國子先生傳。又信而可徵。因令兒子卒讀。嘆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惟若陸孺人者。足當之矣。夫婦人以節著。以才逞。皆不幸也。蘭摧于室。玉折于匱。夫何損焉。陸孺人。爲廣文先生際明公女。諱順徵。世錢塘人。母吳夫人。孺人生最少。最得父母歡。則天性獨至也。六歲授孝經。女誠諸書。過耳輒成誦。誦輒了其意。稍長。精女紅。鍼繡絳刺。不習而解。廣文公時摩其頂曰。兒女也不者。且大吾門。必不以昏凡兒。王子母家。余與廣文公望衡對宇。王子時過母家。頭角嶄嶄露穎。異。廣文公一見奇之。因許字焉。乙酉避兵石瀨。舍皇同一室。孺人方垂髻。無從引嫌。遂修禮于舅姑。舅姑女畜之。亡何。姑余卽世。孺人哭泣不異成人。已。廣文公秉稽山之鐸。單車就道。孺人佐母夫人。職筦鑰。釐冊籍。井然有緒。王辰歸王。事舅瑞虹公。及繼姑高。夔

夔共奉惟謹。瑞虹公義聲走遠邇。爲四方所樂從。而王子又休稱籍籍起膠庠間。所著霞舉堂近集。不脛而走。與宇內知名士相應求。知名士過西湖者。咸望走北郭。願交王子。孺人時時飾饋具。調漿飴。上佐高。孺人承瑞虹公歡中。相夫子應賓客。無不咄嗟辦。竟酒無倦容。客退。則進王子語之曰。名者實之賓也。實不至。而名生者。敗士束髮受書。卽懷刺僕僕。事請謁。文成所譏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也。若者徒爲人役。王子益感厲。丙夜讀弗休。孺人拂几案。溫兩茗。尋聲而進之。問夜如何。其則曰。夜未央也。廣文公好義。撫孤女若而人。婚嫁儕于已女。孺人解衣雜食。不以爲非同產也。而異眎之。歲時祀姑。余涕闌干下沾襟。謂王子所不以褸翟圖慈母者。何以爲子。丁酉六月疾革。握王子手曰。予不能終事舅姑矣。若自愛。無遠我。父母兄弟也。十七日。喑然而逝。距其生崇禎乙亥四月十一日。得年二十有三。子二。長曰鼎。次日鼐。俱幼。未聘。王子名暉。仁和諸生。未亡人曰。陸孺人有家甫六年耳。無瑰意琦行。足焜耀人耳目。而爲女。孝爲婦。

順讀書。曉大義。卽斯干。所稱何間焉。予故誌之以自鏡。爲後事師也。敢以耄老而辭不銘。銘曰。與露而揚。寧毀而藏。日維婦之常。葆貞守順。貽厥未央。厥配良兮。胤發祥兮。

王丹麓曰。彤管貞珉。片言九錫。黃夫人爲閨閣文宗。於茲篇更加真切。洵予嬾之幸也。

菊香墓銘

諸九鼎

昔者康成家婢。雅擅譚經。子京麗豎。時觀著史。蓋蕙心蘭體之質。每在家兒。步香鳴珮之人。恒居房老。故青衣作賦。中郎之屬意殊深。白紵題詩。王珉之留情不淺。以至木蘭待檝。桃葉迎來。紫燕名騷。人種追至。無不傳諸雅彥。見自通人。况乃白傳以春草作名。石尉以翻風爲號。儷臺歌扇斜倚。雲母之屏。青塚幽宮。定長美人之草。政當題恨。更可傷神。何必神女之臺。方憐暮雨。詎俟貞孀之墓。始泣秋風而已哉。菊香者。

不知何氏婢女也。死塋孤山處士林逋墓側。問諸故
老。傳自宋時。生前吟咏慕處士之清高。歿後英靈結
梅花之伴侶。雅懷如是。娟秀可知。是以低葵之鬢。未
覩形容。束素之腰。莫由髣髴。乃埋香鶴嶼。寄魄鷗湄。
一杯殘土。時結丁香。三尺豐碑。常行雲影。遂使巢居
閣畔。放鶴亭邊。澄霞散綺。便同鮑姑之峰。淥水曾波。
卽是菊妃之水。騷人過而流連。樵子爲之不採。僕於
辛丑之歲。曾與吳江葉燮。秀水朱彝尊。剝苔辨文。採
花作供。今春與同郡毛子先舒。徘徊石下。日夕始去。
名流屢至。斯墓聿昭。乃招芳魄。儷以新銘。臥燔少翁
之香。不顧張超之誚。將見西陵蘇小。駐油壁而爲隣。
南曲陶師。停畫橈而不去。銘曰。

昔有處士。埋照斯丘。晴霞放鶴。淥水觀鷗。彼何氏女。
樂茲清幽。塚非青草。斜似玉鈎。總帷垂露。竹葉鳴秋。
石隱結契。環珮同遊。詎隣蘇小。直是莫愁。

徐野君曰。梅花墓門。不可少此斷碣。

王丹麓曰。麗情藻思。觸緒紛來。

題呂翼令徑山遊紀

毛先舒

徑山在餘杭西。予嘗過餘杭，欲遂遊徑山，不果。然遙憶五峰雙剄諸勝，至今心不能去之。呂翼令奇士也。耽遊托迹，自徑山始。予向不知徑山高幾百丈，迤邐自何入，何寺可憇，何峰可陟，何樓可登，何水可漱，何人可晤語而酬答也。讀翼令遊卷，恍焉恟焉，如卧遊如夢中見，如向所嘗歷而。今復記憶之，甚快且樂。特乏遊記耳。雖然，予卽遊而亡以紀其勝，辟諸以目爲鏡，名山爲影，去之則亡，終不能如翼令著胸臆成文。

章如此。嗟乎。孰使子無負山靈。又不勞楮墨。而如獲三千樓閣。盡望江。喝石之奇。海脂雲絮。恍忽在眼。則翼令之賜我。非耶。時同遊王德威。亦有遊紀。稽康採藥。與王烈俱。方之古人。今有二子。然遇石。髓當亟服。勿更待。恐如叔夜。自誤登仙也。一笑。

王丹麓曰。行文殊有仙氣。從餐石髓中得來。

跋是菴花卉冊

葛徵奇

壬申之秋。子將有遠行。偕家姬是菴。寓鴛湖。時秋聲蕭瑟。煙光澹蕩。輒買巨畫艦。泊芙蓉。楊柳之間。蓼芷依汀。蘆葦夾岸。朱欄碧檻。浮影參差。遇平沙淺渚。則拏小艇。蕩槳上下。其中。典會所至。便呼青衣。伸紙滌硯。作遠山數點。而是菴以偏師爲花鳥竹石。輒復生動。又能裂輕綃。擘大紙。爲方丈之勢。當不在管仲姬以下。每新月在林。漁歌罷唱。則出紫簫。素絃。一再撫。弄飄揚。激楚。與風籟互答。更闔茗洗酌。而酣然成醉。

矣。如是者凡十有二日。或以爲快。予曰。此是窮料。可爲知己。道不足爲外人言也。

王丹麓曰。福人韻事。形容處愈澹愈妍。

跋文衡山赤壁圖

熊文舉

圖中石壁嗟峨。虬松偃蹇。秀瘦精妍。可謂毫髮無遺憾。至振衣扶杖人。乘高履危。俯仰空曠。下視餘子。真稊米也。嗚呼。江山風月。萬古如新。所不與波流俱逝者。賴有此耳。折戟沈沙。孟德周郎何在。展卷慨然。王丹麓曰。弔古深情。蕭蕭颯颯。

書黃鶴山樵長江萬里圖

熊文舉

春初展王叔明長江萬里圖。山水蒼茫。風帆雲鳥。樓臺城郭。極目渺然。古人云。遠望可以當歸。予披此卷。亦猶過屠門而大嚼也。

王丹麓曰。寥寥數言。縹緲無際。

書西廂記後

陸進

嘗讀董文敏公集中一則云。昔見一書。稱崔鶯鶯有子七人。不知其何所本。今讀鄭恒爲崔夫人埋志。載生子六女一。崔年七十有六而合葬。此碑成化間出於魏地廢塚。係衛州叅軍秦貫纂撰。大中十二年建立。蓋恒祖世斌。爲磁隰二州刺史。廢塚之碑。或自來歟。然西廂傳奇。始于元微之會真記。既有微之好事。而爲記。安知不又有效微之好事。而埋石者乎。卽如荆釵傳奇。世亦罔有確據。吾宗允先氏語予曰。曾於

瓜洲龍王廟樑見書某年某月信官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予因感天下事之失實也類若此獨鄭恒與孫汝權實有其妻而蒙不韙之名人固有幸不幸歟

王丹麓曰以妙筆紀逸事如水中沙石皆成篆籀文。一云玉蓮王梅溪先生十朋之女孫汝權宋進士先生之友敦尚風誼先生劾史浩八罪汝權實怨懣之史氏所最切齒遂妄作荆釵傳奇故謬其事以鱗之耳並存以備博洽者參攷

越問

張 埈

昔柳子厚作晉問規摹七發山川物產次第詳焉武林一都會也江以西若鴛水茗雪江以東若禹穴四明睦州太末甌婺赤城蒼山之間豈無可更僕數者乎作越問

北方遊客渡江南來由吳門入於越乃訪西陵主人之廬而問之曰余之遊也輒遍天下嘗登崆峒泛溧水東瞻泰岱西走羊腸矣所至父老咸各稱其山川人物罔不殊焉若越則環山帶江抱湖臨海雖無太

華終南之奇。洞庭彭蠡之險。然名公鉅卿。多樂遊之。子爲越人。亦聞之素矣。幸明有以教我。可乎。主人曰。余誠產於越者也。越之事。嘗熟覽之。而復能詳言之。願悉陳所聞。先生其俯聽焉。

越自宋室建都以來。稱極盛矣。爾乃層巖撐拒。疊嶂
嶢嶢。蟬聯森錯。虎怒龍搖。萬松紆迴。而雜遝。百丈崔
峩。以迢遙。至若爛柯傍乎青霞。胥山臨乎江滸。雲門
龍飛。天目鳳舞。金粟之篆刻未殘。雁蕩之崢嶸可數。
仙霞蓬島。較勝天台。赤松蟠桃。相望吹臺。梅花開而
睦州爭賞。菊妃艷而寶婺宜栽。浮玉嗟噉於茗雪。青
田截辟於蒼山。苧蘿嘶嘖。桐柏迴環。樂五臺之最勝。
喜三台之可攀。若夫靈鷲雞鳴。若飲若哺。龍符馬陸。
若手若足。三衢近接。乎四明。九盤遙瞻。乎八素。斯皆
浙地名山。遐方翹慕。善乎否乎。客曰。善則善矣。未可
以概越也。

主人曰。於越之勝。尚有與名山表裏者。我且詳言之。
東海聚魚鹽之利。西湖亂網罟之舫。鑑水清漣而息
浪。錢江沆漭而驚濤。况夫湖稱范蠡。千航可濟。溪曰

盧敖。獨生鯁鱧。右軍書。突星之瀨。勾踐飲。投醪之河。龍湫澎湃。而多變。鶴湖淪漪。而無波。饑食楸溪。倦憇蘭芷。繁花掩映。乎繡川。野鳥翱翔。於澱水。憶耀碑之清官。美浣紗之女子。至于桐江奔溢。茗溪緩流。震澤泛泛。澉浦悠悠。冬涸紫微之泉。春滿白蘋之洲。昔登眺而擅八埏之勝。茲溯洄而極三浙之遊。如是足以盡善與。客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概越也。

主人曰。南山之陽。北山之麓。鬱蓊菱蕒。榎楠梓榭。椅

桐叢茂。乎清溪。枸椽婆娑。於澗谷。枇杷與檇柿時新。櫻桃與楊梅歲熟。采龍井之清茶。憇括蒼之方竹。至

若蕺荷蘭芷。黃菊青蘋。蒲荀蔣芋。山蕨湖蓴。嘆蓬葦

之易腐。願筍橘之常陳。嘉禾含華。而累實。苜蒲潔素

以遠塵。若乃鳩鵲鳩鵒。鸞鷲鴛鴦。鷓鴣鴻鵠。鴟鵂鸛

鷄。或飲或啄。載翺載翔。彈黃雀而華筵。必珍咏白鴿

而弋客無忘。於是古窟懸崖。藏虎兕。龜豕之迹。荒林

絕巘。作獠旄。獬豸之場。騏驥驂騑。畜乎外廐。麋鹿麀

麇。雜乎苑囿。高山多異色之蛇。僻竇產奇形之獸。言

其水族。則江河浩淼。龜鼉生焉。湖海淵泓。蛟龍呈焉。

于泊蘭舟于湖渚。乘駿馬于山巔。嘯蘇堤之明月。迎
葛嶺之野煙。未足以窮吾樂也。爾乃勝友如雲。芳筵
夜設。異珍雜陳。嘉穀羅列。聽麗曲而神馳。聆新聲而
易悅。至若優伶獻技。拳勇誇功。山人負其秘笈。術士
施其藥籠。伐木丁丁。值西山之樵父。扁舟汎汎。追南
海之漁翁。亦有採蓮之女。贈芍之娥。眉列遠黛。目睽
增波。衣裳渥飾。綺纈紈羅。芳芬妓麗。善舞能歌。客亦
有以樂于此乎。客曰。遊觀讌集。奇技美女。似流于私
矣。願更詳其勝者。

主人乃蹶然而起。避席而前。曰。嗚呼。噫嘻。越之擅勝
誠不在此也。從來名邦勝地。實產異人。豪傑俊良。德
星奎聚。子瞻爲守。六橋放其天桃。君復卜居。孤嶼老
夫梅對。袁宏布澤而建坊。陸羽著經而流寓。買臣持
卷而刈荆。方儲搜奇而占霧。至于劉孝標之著述。駱
賓王之藻翰。方逢辰之理學。褚遂良之諫官。徐伯珍
之才堪作史。謝超宗之性可驅寒。若夫仲淹發粟。惠
及蒼黎。武肅射潮。功垂不朽。傅琰劉寵。民樂其清廉。
陳亮謝安。人宗其抱負。子昂善畫。智永能書。十朋磊

洛九成紆徐。嚴助應賢良之選。方干守不遇之廬。如是者其盡善與。客曰。英流崛起。何代無人。賢哲挺生。古來恒有。不識今日之譽髦。時流猶得追蹤古昔。否耶。敢請畢其說。

主人曰。今之薦紳先生。名卿碩輔。建業銘勳。彰文耀武。聲溢裔荒。名登天府。真叢集。其如林。何屈指之可數。亦有田間逸士。都會名流。望隆吾黨。德過同儔。招友朋而繹絡。對山水以遨遊。聰穎之彥。遇物成銘。淹貫之英。登高能賦。學博五車。才堪七步。遙聞聲而相思。時進前而景附。至于麟趾嗣美。棣萼齊芬。簪纓望族。世胄紛紜。比高陽而並駕。較王謝而同羣。至矣極矣。蔑以加於茲矣。若有他問。余不敢請已。客曰。然。微子之論。幾不知越之人才。實甲于天下也。于是北面再拜稽首受教。

王丹麓曰。旣極浩博。又復綿密。凌雲之臺。成以不日。豈非異觀。

戲冊竹夫人制

尤侗

后妃之德。昔美葛覃。嬪婦之容。近稱花蓋。雖菲葑其
可采。况衾裯之不同。材以時彰。名因節著。咨爾竹氏。
孤竹君之苗裔。湘夫人之後身。秦女產於渭川。衛姬
遊於淇水。綠衣黃裏。宮中之教。早修翠葆。青鬟林下。
之風未墜。體惟踈亮。用復玲瓏。過飛燕之身輕。比文
君之脂滑。中空無物。豈周顛之居心。熱不因人。宛梁
鴻之立操。稜稜匪席。轉轉如環。弱不勝衣。淡嫌污粉。
藏之寶帳。在飛鸞輕鳳之間。寵以椒房。出穠李昭華。

之上。朕卧治方勞。汗顏自愧。歌六月旱既太甚。賦三
星夜如何其。常倚冰山。久踈肉陣。是用納之清室。侍
我匡牀。求之不得。悠哉反側之思。昏以為期。粲兮枕
衾之樂。三薰三沐。試合德之香湯。一笑一顰。伴婕妤
之紈扇。摩訶池上。陪水殿之追遊。典慶塘前。並玉魚
而進御。辟之草木。可比迎涼。况以宮娃。宜名來夢。兼
之性絕。冶淫心無。妬嫉雞鳴。同夢不沾。雲雨之私。魚
貫專房。莫礙鴛鴦之會。股肱是託。左右咸宜。爰寘於
懷。常加諸膝。今遣將作大匠羅織。持節冊命。爾為涼
國夫人。嗚呼李氏傾城。乃有夫人之號。洗家戰野。始
加涼郡之稱。爾其夙夜在公。修和有夏。勉琢琅玕之
質。仰供帷幄之需。勿替寒暄。慰予寤寐。

王丹麓曰。桃笙之上。蜨夢方酣。有此細君。不負五
花官誥。

大悲菴碑文

并頌

尤侗

古○今○聖○賢○莫○不○以○悲○救○世○堯○咨○舜○吁○禹○下○車○湯○解○網○
 文○如○傷○周○公○孔○將○仲○尼○棲○遑○無○非○悲○者○其○悲○之○所○不○
 及○則○佛○氏○起○而○悲○之○乃○觀○世○音○獨○以○大○悲○稱○蓋○以○千○
 萬○億○衆○生○不○能○自○悲○而○佛○代○悲○之○千○萬○億○諸○佛○不○能○
 同○悲○而○觀○世○音○獨○悲○之○夫○以○觀○世○音○一○身○而○取○千○萬○
 億○諸○佛○之○悲○成○千○萬○億○衆○生○之○悲○斯○其○悲○也○大○矣○然○
 觀○世○音○一○身○合○而○爲○千○萬○億○諸○佛○之○身○散○而○入○千○萬○
 億○衆○生○之○身○是○未○可○以○一○身○應○也○故○能○以○一○身○變○而○

爲千萬億身。又能以千萬億身。變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目之所視。手之所指。一一具有大悲焉。推之三千大千世界之人。人人以爲觀世音之悲已也。豈非悲之心無竟。而悲之力靡窮乎。然以我視之。其有千萬億身。無異於一身也。豈惟無異於一身。并無異於無身。夫以觀世音之思聞妙湛。人我兩忘。且不可以色相見。况可以分數計乎。特以羣愚惑惑。不假示現。莫喻津梁。故現爲蘭若。以示悲之地。現爲苾芻。以示悲之人。現爲白拂。未藤。珊瑚寶炬。以示悲之物。乃今日浮屠新建刹。而夕營像。卒不識大悲爲何名。則猶之乎無佛爾已。予所善含虛上人。丈室薰修。七十年如一日。偕其徒晨雞暮鐘。拈花施鳥。恒與彌勒同龕。一旦語予。欲以旃檀造大悲像。築殿覆之。以名其菴。而師禮大悲懺。其中以報今之作大悲殿者。其言曰。人墮末劫。兵火流離。備罹苦惱。衲子不能救世。願偕菩薩之悲。以救世衆。生庶有喜乎。予善之。徵諸衆。不日而成。棟除修潔。瓔鬘莊嚴。見者無不搏頰頓纓。涕泣歸命。益信觀世音真能以。

大悲化人之悲而師亦能自悲悲人得大悲三昧者
隨說大悲之義以記之且爲頌曰

吾聞昔人言衆生墮八難惟有一念在能呼觀世音
今此河沙國墮難千萬億一人呼一聲乃至無量數
隨聲所呼處佛無不赴救謂有千手目徧滿虛空界
則是所救者八萬四千人其數亦有盡云何稱廣大
蓋因所救者此念卽大悲現前觀世音人人悉身具
吾願一切衆同發大悲心不煩觀世音終日低眉坐
觀音作是觀觀人先觀我若觀觀音像面目無似處

吳弘人曰東坡大悲屬觀世音爲禪喜龍象此乃更出
一頭東坡爲五戒後身尤子其東坡後身乎

王丹麓曰作者借喜爲悲讀者化悲爲喜墨池寶
對毫端法輪

為吳氏禱子跡

侯方域

澄江有蔡烈女祠。遠近禱子者輒應。予異之。
為妾吳氏禱焉。

某謹疏孀孀殿下。某妾吳氏者。家本吳閬。言歸梁苑。
十二樓月沉子夜。偏照雙眉。三千里雲際扁舟。常憐
一葉鶯鶯。漸老。傍公子。以何依。燕燕空忙。歎佳人之
不再。終恐霞裳翠袖。總歸花落。鳥啼。恭惟孀孀殿下。
自淑也。貞聞風者遠。不辭玉碎。且暫時於人間。所喜
石堅。得請申於帝座。掌蠡斯有簿。俾佐郤妃。念鳳卜。

未諧乃酬麟子。伏祈慈明俯照，鍊力永孚。大降英雄。菩薩之靈，曲成兒女。帷房之願，從此長齋。繡佛早成。肇錫佳名，千歲桃花。佩瑤池之結實，萬年靈藥。望碧海以啣恩，某可。仞虔誠禱祝之至。

宋牧仲曰：蘇長公禪喜一流文字。

徐恭士曰：神韻瀟灑。

王丹麓曰：娟秀之內，玉聲璆然。

松議

文德翼

秦皇帝巡泰山，遇雨，息於五松下，詔封松爲五大夫。詔至，一松曰：予偃蹇山阿，行將老矣。一旦受朝命，恐天下有聞而非之者。一松曰：肆若號，至辭食邑，猶不失名。高一松曰：夢余猶作公，况身顧鬱鬱耶。一松曰：在夏后氏，余則社稷臣也。殷周改命，已失其官。仕秦無所可論。一松曰：秦虎狼也，脫不受，迫之以斧鑕，予不知死所矣。遂相率奉詔。異日，有述武陵避秦者，五大夫愀然曰：予歲寒，士顧不及。艷若子，艷君子，雖不

言予獨無愧於心乎。

衛永叔曰：弘景松風不免易角之譏，嗟乎！歲寒士之可愧者豈少哉。

王丹麓曰：五大夫聲口各別，要皆謾謾可聽。

諭孤山梅鶴

龔 策

千。古。一。孤。山。孤。山。一。林。處。士。處。士。一。梅。妻。鶴。子。耳。今

山外諸君子，浪欲附孤山，取名有倚門者，有闖坐者，有踞席者，山遂不得稱孤，則爾梅鶴一，通津儻，勝耳，合行與爾約，客至其務力辭，且明爲諸君子告，欲琅管銀瓊者，可往鴛鴦湖，欲擲杯舞衣者，可往鵝鵝社，欲金鑄石鑄者，可往華林閣，欲銅鞮玉勒者，可往維陽街，欲解佩攜屨者，可往桃葉，次走狗鬪雞，擊鞠呼盧者，可往邯鄲道，欲金僕姑，鐵如意，指揮雕面者。

可往漁陽蒲梢馬上。谷蓮花幕欲。紅綾餅染柳汁。裾者可往櫻桃宴上。芙蓉鏡下。自諸君子欲聲托嘉。遯影附孤貞。寄借於買山一裘。賜湖一曲者。終南徑上。大有其人。則同志正不乏。家處士。蜨夢方熟。母令夢破驚嘆曰。山中今不可留。便欲如陶處士。攢眉捧腹避去。使千古下謂孤山浪得名家。士又何辜於諸君子。爾梅鶴其謹護。勿縱語未竟。處士曳杖從亭下出。微哂曰。姑無庸。山中岑寂。諸君子不耐行。且去。爾梅鶴第俟其去。云片封之後。自無有借徑者。

吳梅村曰。雅秀中

然雲舉之意。此貌姑射儂

也。

王丹麓曰。北山移文似太濃肆。此以全以冷致。消其熱心。





